



旅途走笔

赵玉鹏 著

1992年10月16日，作者在由上海飞往东京途中，在747大鸟上摄下的富士山景色



旅途走筆

《斯世斯人》丛书第一卷

《斯世斯人》丛书自序

做了一辈子文字匠，不知写下了多少文字，修改过多少别人的文字。遗憾的是，案牍埋头四十年多半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写的是奉命文章和官样文字，很难抒发自己的观点和感情。

叨改革开放之福，有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自己又在一个刊物做了六年主编，可以自说自话，不受那些删改他人文章成癖的朋友们的刀斧之害，总算写出并发表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也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告老回家以后，好心的朋友一再怂恿我汇集成册付梓，以期留下一点声音在这个世界上。于是，检点书篋存稿，又把这些年来所见所闻所思所虑的一些事付诸笔底，竟也有了若干篇章。分门别类，暂且先编出《旅途走笔》、《金陵闲话》和《往事如烟》几个小册子，并以《斯世斯人》为总命题陆续出书。意图是把我的见闻、见解与遭遇如实地记录下来，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评价格率直地发表出来。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世界上的声音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我笔下的这个世界这个人，未必与别人眼所见耳所闻心所想的相一致。但是，正因为有所不同，才值得一写一听一读。如果世界上五六十亿人的声音完全一致，不也太单调了么？那又有什么必要写出来印出来呢？事实上，分歧是绝对的，全人类观点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让人们个个畅所欲言吧！

是为序。

作者简历

赵玉麟(磨),笔名郁灵,江西奉新人。1923年10月出生。1949年6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获法学士学位。1949—1990年在南京市军管会宣传处、中共秦淮区委、秦淮区政府、南京市商业局、江苏省商业厅、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1985年奉命组建南京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主持日常工作。1990年8月离休。

赵从事经济行政管理工作三十多年,年满六十以后改行做经济研究工作,是南京市政府行政管理干部中第一批评出的高级经济师。做过多种社会工作,足迹遍及全国。主要职务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筹备组主要成员及第一届理事,《中国名城》杂志编委,全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与管理联合会顾问,江苏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南京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振兴江西研究会(驻江苏)副会长,《经济论坛》杂志主编,《长江开发报》社务委员,宁镇扬滁经济研究促进会秘书长、顾问,南京电视台专栏顾问,南京市社会科学论文评选委员会委员。现任南京经济学会顾问,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副会长,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副会长。1985—1993年先后应杭州市、无锡市、南通市及湖南省人民政府邀请出

席该省市发展战略讨论会,提出过若干建议。先后应邀到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财贸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江苏青年干部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广西柳州地区财务干部进修班及南京市委党校为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南京市区、县、局长读书班及转业军官学习班讲课。1982年在南京市委党校讲课时首创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亦属商品经济,二者必须结合的论断,其正确性与预见性已为尔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所证实。

1982年和1992年两次访问美国,1995年首访台北,1982年与1995年两访香港。归来后写出《访美随笔》、《再访美国》及《台北去来》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深获好评并多次复印以应各方求索。作为一名经济研究人员,赵的主要论著有《关于商品经济》、《开放沪宁汉渝搞活长江流域》、《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有矛盾》、《南京社会主义商业艰苦奋斗的十年》、《商业网点建设的新阶段》等,并主编出版了《南京经济史论文选》、《天涯涕泪》、《海外心声》等书。

(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赵萃整理)

目 录

作者简历

《斯世斯人》丛书自序

访美随笔(1982) (1)

中国民航印象 圣路易斯的餐馆 美国的公用事业 在美国排队 美国人每周去超级市场 购物中心和百货公司 美国的物价 马路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 流连于东亚图书馆 圣路易斯的拱门 植物园记游 俄亥俄来客一夕谈 在美国,到处是国旗飘扬 深深的乡情 踏上归途 所谓购物天堂——我对香港没有好印象 尾声——在祖国大地上,仍是出门难 后记

中国的城市病——旅途抒情 (35)

旅行日记(1990) (40)

再访美国(1992) (69)

华盛顿记游 中国留美学生心态录 纽约行 大西洋赌城一瞥 空难声中 22 次起飞降落 出国潮中话出国 检疫? 疫检? 日暮乡关何处是

台北去来(1995)..... (103)

难开的这扇门 台北市场走马 行色匆匆话交通 台北,候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编后 (113)

访美随笔

(1982)

1982年,我远渡重洋,去美国访问探亲,在南京的姐妹城市圣路易斯城我妹妹家里,一住两个月。“姐妹城里访姐妹”,一时引为佳话。

回国以后,许多亲友劝我把沿途和在美所见所闻,写成访问记,公开发表。我的手并不懒,也想借题发挥,议论一点是非长短。但因忙于经济事务,抽不出时间,迟迟未能如愿。

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了,举国上下都在探讨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崭新的问题;党中央作出开放、搞活的决策以后,对于西方一些成功的企业管理办法,也不必谈虎色变退避三舍,而是可以参考借鉴,为我所用了;至于我自己,也已摆脱经济事务,转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我这个经济系的学生,忙了三十多年经济行政工作,最后又回到做经济学问的岗位上来,天时、地利、人和,似乎确实到了“借题发挥”的时候了。

中国民航印象

现在出远门,除了坐飞机以外,别无选择。这篇随笔就从坐飞机谈起。

我曾多次乘坐中国民航的班机,但登上日行万里的巨型机波

音 747, 作横渡太平洋的不着陆飞行, 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六十年代初期乘飞机的记忆已很淡薄。文化大革命期间坐飞机, 我喻之为进托儿所。上机以后, 又是发糖果, 又是送桔子水, 每人还发一枚纪念章。最有趣的是空中小姐带头唱语录歌, 跳忠字舞。我们这些旅客, 尽管有的已一大把年纪, 此时也情不自禁。有的手舞足蹈, 有的击掌伴奏, 有的轻声学唱。“史无前例的文革”把老头子改造成娃娃, 造反派逼着他们跳舞唱歌, 空中小姐成了空中托儿所的阿姨。忠不忠, 看行动, 不做点表演不行哪。

这次旅行, 大为不同。党的政策使我眼睛亮了, 胆也壮了, 要求也高了。未上飞机, 已是意见一大堆。

先说报价。我几次到南京民航售票处去打听由上海到圣路易斯的票价。售票员第一次告诉我七百多元, 第二次是一千三百多元, 最后实收二千零二十一元。三次三个价, 最后一次是第一次的三倍。

再说买票。售票员抱着厚厚的一本美国航线册, 翻来覆去一二十分钟, 最后告诉我: 没有圣路易斯这个地方, 也找不到这条航线。我的天! 两市结为姐妹城, 看来对这位国际航线售票员竟毫无影响。我只好把 St. Louis 写出来, 请他顺着二十六个字母的次序找。还是找不到。最后, 我提出要求: “把大本子给我, 由我来找。”这一招灵了, 大概是怕失面子, 总算被他找到了。

我是决心不向国外亲属索赠的。堂堂的中国政府官员, 工作三十多年了, 怎么可以向国外伸手呢?

但是, 我们毕竟是低薪制。2021, 真不是个小数目呀。根据去过美国的朋友的建议, 我要求卖给我一张经济舱。得到的答复是: 经济舱已取消了。我虽是半信半疑, 却又无计可施。只好四处张罗, 总算筹得了这笔钱, 票子拿到手了。

谁知到了上海虹桥机场，从郑州来的，从北京来的，上海本地的，好几个同机的人都买到了经济舱。一位从河南来的医生，从上海飞纽约，票价是一千二百元。路程比我远，而花钱比我少了八百多！他告诉我，回程票价是美金六百三十六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不过一千元出头。这和我回国时新加坡航空公司票价相近。我从圣路易斯飞香港，价格是美金六百三十元。

南京民航为什么骗我，至今不解。这种高价政策，实质上是鼓励人们向国外索赠机票，把生意拱手让给外国的航空公司。

中国民航的最大弱点还不在此，而在不方便旅客。回国的時候，我仍要求乘中国民航。我是中国人，利不外溢，为什么不乘中国民航呢！但是，在圣路易斯，没有中国民航的航线，因而也没有售票处，连代理处也没有。打电话到旧金山一家旅行社，很快就把机票寄来了，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不但先给票后收款，还给了一个折扣。中国民航在旧金山也有办事处，但没有竞争手段，只好把生意拱手让给别人。

到了香港，中国民航在启德机场有两个服务台，坐着站着许多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要给同行亲属买一张一个月以后由上海飞香港的回程票，答复是不卖，叫我找中国银行。1983年，我妹妹从东京来信，她要在东京预购一张从香港到上海的飞机票，中国民航也不卖，叫她到了香港再买。

我很奇怪，为什么有生意不做呢？预售票可以多赚一笔利息，为什么不卖呢？我慨叹中国民航不会做生意，是官商，大锅饭作怪。我的妹夫却不同意。他说，不能怪他们，只怪中国民航没有电脑售票设备。果真如此，则我要罄香祝祷：但愿中国民航早日购买这必不可少的现代化的玩意儿。为民航的发展，为旅客的方便，联网售票的电脑价格再昂贵，也是决不可缺的。

圣路易斯的中国餐馆

圣路易斯人口二百多万，中国人(包括美籍华裔及华侨)不过数百，但我知道的中国餐馆就有十多家，还不包括小吃店。我现在还能报出店名的就有十一家，他们是：宫灯楼、北京楼、燕京饭店、峨嵋饭店、湖南餐馆、重庆楼、蜀风饭店、会宾楼、金龙花园、钻石饭店和京园。这么多中国餐馆，当然不可能是专为中国人而开设的，实际上顾客大部分是美国人。

国外的餐馆不论中国餐馆或西餐馆，有一些做法和国内不同。其中颇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对比之下，最突出的是他们普遍注重店堂布置和清洁典雅。所有餐馆，都力求美化。客人一进门就有舒适、宁静、温馨之感。从地毯、窗帘、台布、椅套、灯光、音乐到工作人员的服饰和笑容，处处讲究色彩调和、设计合理，给人以美的享受。厨房与餐厅隔断，绝无油烟和噪音流入。

其次是服务周到。我最推崇店主时时在场，实质上是担任总招待的做法。宫灯楼的王老板，每天笑咪咪地站在门口迎宾，还不断地到各个台面巡视，征求顾客意见。有一次，我的小外甥吵着要吃冰淇淋，妹妹还没有表态，王老板已送上一客，说是免费赠给小弟弟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谁敢怠慢顾客？客人的要求又怎会得不到极好的满足呢？中国式的意见簿当然是毫无必要了。

餐厅的服务人员，除老板(owner)以外，还有三种：领坐(hostess)、侍者(waiter)和杂工(busboy)。他们各司其职：领坐负责安排客人座位，侍者负责接待点菜和结帐，杂工负责收拾碗碟。在我们看来，领坐似无必要，其实不然。有了她，就保证了店堂秩序，不论

是否预先订座，客人一到，立即被带到座位上，没有客人在餐厅转来转去找座位的现象。满座以后，客人也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在外等候。

菜点的价格看来比国内贵多了。一瓶绍兴酒，美金九元三角七分；一个麻婆豆腐四元五角；加上小费，上一次餐馆，人均总要十元以上。但与他们的高工资相比，又不算贵。美国的平均年工资当时是一万八千元，饱餐一顿，所费不过日工资的百分之二十，等于我们的几毛钱，何足道哉。

但是，菜肴质量则不敢恭维。尽管门口写着“重金礼聘川菜名厨师”之类的广告，比国内中高级厨师也是略有逊色的。

看了美国的餐馆，对提高国内饮食行业质量，有两点建议：第一，必须坚持经理在营业现场服务、指挥、监督的制度。饭店经理不在现场工作是最大的失职，应予撤换。试问客人上座之际你坐在办公室干什么？不在现场，你又有什么发言权？第二，中高档饭馆应严禁扫地，有客人在，更不准扫地。保持地面干净的办法甚多，扫地是下策。有客人在而扫地更是严重失礼。代替的办法是：客人人前一碟，用以盛废物。防止把肉骨头、鱼刺之类吐在台面、地面。服务员人手一托盘，用以送饭菜、毛巾、餐具，一律不准用手端拿，以防泼撒地面和手指接触食物、餐具。这样做，不是增加服务员的工作量，而是大大减少了工作量。地面、台面都干净了，不是大大省事了么！手持扫帚、肩搭抹布那种落后现象到了改革的时候了。当然，地面总难免落一些灰尘纸屑，因此，铺地毯的餐厅应备吸尘器，水磨石子的地面应打腊，并用油拖把清除尘埃。这样的餐馆，自可招徕更多的顾客。

这决不是过高要求。发展第三产业如果不立一些切实可行的规矩，没有一些进步的要求，还有什么现代化可言呢？

美国的公用事业

美国的公用事业很发达,但收费甚高。

托儿所 美国的托儿所即预备学校(preparatory school),每周只开五天,教育计划按周发给家长,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我外甥所在学校每月收费二百二十元,供应早餐午餐。但若家长事忙不及接回,学校有值班教师,可以延长留校时间并供应晚餐和住宿。对这种外加的服务,当然要另外收费,因此,学费是按月结算的。通知一到,即得赴银行付款,超过限期要罚款,超限愈长,罚款愈多。

公共汽车 圣路易斯由中心城(down town)和许多卫星城组成,地区辽阔。因此,公共汽车线路不少。但因绝大多数人出门都用自备汽车,乘客不多,所以车次不多,一般间隔十五至二十分钟才有一车开过。车身外观不佳,布满泥灰也无人擦洗。车内有冷暖气,也很干净,无痕迹纸屑,无人吸烟。这主要是全民文化卫生水平高的缘故。车有三门,前门上客,中门后门下客。前门有投币箱,自动付款,不论远近,每次五十美分(cent),但上下班高峰(早九时前,晚十六时后)则需六十分,由司机兼负监收和找零之责。公共汽车没有车票,只有需要转车时付一张转车票,是减少转车车费的凭证。我问司机,有没有月票?他说有周票,每周八元,比我们的月票还贵。美国实行每周工作五天制,圣路易斯所在的密苏里州规定星期日商店打烊,邮局关门,公共汽车停驶。

公共汽车乘客不多,除了私家车多这个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学生基本上不坐公共汽车。美国的大学生,不住校的,多数有自备汽车。中小学则均有校车接送。因此,不但公共汽车上很少见

到学生，路上也很少见到背书包的孩子。

美国的公共汽车上都装有电话，平时司机只是听着，象我们农村里听广播一样。只有他需要发言或答话时才取下话筒讲话。这是专供司机与公司联系用的，乘客不能使用。

我很抱歉 有一次，我外出回来，在信箱里拿到一张粉红色的卡片，上面印着三个大字：I am sorry(我很抱歉)。原来是电话公司来修电话，不巧我们出去了，要求用户指定日期以便再来。这种服务精神多么值得称道。其实，这在美国是司空见惯的。

美国的电话普及率很高，每百人平均占有八十五门，很少有不装电话的家庭，连公寓的单间也是连电话出租的。它按通话地点远近、占线时间长短和通话时机(夜间和假日减半)计费，可以在家里直拨世界各国。我曾与台湾的一个亲戚通话一次，声音非常清晰，和市内通话一样。讲了大约三四分钟，收费约五元。而从上海打一个电话到美国，讲话五分钟，我花去人民币五十七元，折合美金三十八元。还在电话局坐等了一个多小时。这个项目，我们比美国贵多了。

电话在美国，已取代了一部分邮政业务。有什么事情，不论远近，拨个电话就行了，用不着写信费事又费时。有的老年人，就在电话里聊天以代替走访。由于普及率高，很少遇到占线时讨厌的忙音。

相比之下，美国的邮政事业不如我国方便。邮递员每天只送信一次，假日不送。不管平信、快递、包裹，送入你家信箱了事，塞不进的就扔在你家门口，从不叫人签收。只有专递一定面交到收件人手上。街上很难找到邮筒，寄信必须到邮局。有一次，我带了一封信上街，准备顺便投邮。不料走了很远也没找到邮筒。到一家商店向售货员问讯，请她给我指点，她瞠目以对。后来她连拨了

几个电话打听，一无结果。最后她说：“把信交给我，等我下班回家时代为投邮，好吗？”我当然乐意，连声称谢而去。美国人的热情令人感动。

垃圾处理办法先进 收运垃圾在美国是要收费的。圣路易斯城每家收费十四元，发给一批黑色塑料薄膜袋和封口用的纸包铅丝。各家把垃圾放入袋中，用铅丝扎上口，放在门外，到时自有汽车前来收运，送往垃圾处理工厂。这样既不污染家庭，也不污染社会，很值得我们仿行。不同的是：美国的家庭垃圾，除了果皮之类以外，绝大部分是各种包装。马路上既没有人来拆袋拾破烂（至少在我住处是这样），袋里也没有肉骨头（厨房洗碗池里有个小小的粉碎机，骨头被粉碎后流入下水道了），用不着担心野狗来啃。这一点，我国情况不同，要模仿可能还有一点困难。

在美国排队

我在美国两个月，排过两次队，都是在室内。第一次是在旧金山机场入境验证，排了约二十分钟；第二次是周末去一家西餐馆吃饭，排了约五分钟。餐馆吃饭排队，要分一二人队和三四人队，大概是便于领坐安排座位的。

排队就是顺次序，在什么地方也难免。美国一般的办法是用号码卡代替。无论到邮局寄信、到银行取款、到税务局问讯、到移民局办手续，入口处都有一串号码卡，每人撕下一张，然后就坐在沙发上等候叫号。尽管室外大雪纷飞，室内却是温暖如春，等的时间长一点也不以为苦。在马路上排队的事，从未见过。公园里排队入场看展览或参观什么纪念馆则是常事。

与这种消灭排队的好办法相比，我们的一些作法实在值得考

虑。公共汽车始发站上,停着许多空车,却概不开门。不论天晴下雨、酷暑严寒,让乘客站在露天地里苦等。好不容易盼到一辆车开门了,大家一拥而上,挤得叫爹喊娘。为什么不能改一改呢?前年我从沈家门去普陀山,到了售票处,窗口紧闭,几十个旅客淋着雨等买票,其实船早已停在码头上,为什么不能随到随买随上呢?难道真是拔一毛而利天下的事也不为吗?

美国人每周去超级市场

在美国,每周工作五天,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实际上,星期六要上街采购,星期天才是真正的休息日。我住的密苏里州,星期天商店不开门,公共汽车停驶,图书馆也不开放。街上冷冷清清的,极少行人,连飞驰而过的汽车也少多了。

在美国期间,每周六上午,妹妹必定驱车去超级市场(supermarket)和中国杂货店采购,风雨无阻。常去的一家超级市场叫Schnucks,营业现场是一个方形大厅,进门正中有个“小岛”,是有店员在场服务的,卖一点便宜的手表、钢笔之类的工业品,兼营彩色照片冲印业务。我们照例先取上周付印的照片,再把本周拍的胶卷付印。这种连带式服务,方便了顾客,自己也多做了生意,是聪明的办法。

我是去美国过春节的,正值大雪纷飞的冬天。超级市场营业大厅里有空调,自是温暖如春。货架上也是四季果菜俱全,使人几乎忘却季节的差异。蔬菜水果多有包装,连几根小葱也用红纸扎起来。土豆、卷心菜、花菜、芹菜、黄瓜、番茄、苹果、蜜桔等则装在塑料袋或塑料盒里。只有豌豆、四季豆、辣椒之类是散装,墙上还挂着免费供应的塑料袋,顾客可以任意挑选,自己装袋,旁边有磅

秤，供你测定选购数量。如此周到的设备，令我这个经过文革灾难洗礼的大陆客大受启发。

糕点面包花色之多，叹为观止。据说，先进的国家，面粉有几十个品种。不同的点心用不同的面粉和辅料，配方是保密的。世界各国，食品工业的差距实在太！其实，国内又何尝不是这样。京津沪穗等大城市的食品与内地小城镇的食品，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由此使我想到：我们的食品工业潜力太大了！我国农副产品资源丰富，食品市场潜在的购买力很大，发展食品工业，确是大有可为。

肉食柜前，也是琳琅满目。牛肉、猪肉、洋火腿、中式火腿（皆是原料，未经加工的）、鸡腿、鸡脯……，都放在塑料碟里，上蒙透明塑料薄膜，标明了单价、重量及价格。但鱼虾很少。我问妹妹，她说：吃鱼太麻烦了，从来不买。宁可吃罐头鱼。后来我在圣路易斯市中心一个南朝鲜人开的低档超级市场里看到了鲜鱼，有整条的，更多的是去皮去骨的。在饭店和美国人家吃饭，也难得吃到鱼虾。但祖国生产的鱼罐头吃过好几次，很受欢迎。这个品种，我国可能是有点优势的。吃鱼少或许和美国人的生活节奏有关，他们不愿在家务劳动上多花时间。在我妹妹家里，隆重的春节，也不过四个菜一个火锅。后来她做了一个火鸡，觉得很了不起了，费的时间太多了。这和我们春节全家忙年夜饭相比，是很鲜明的对照。

回国后有人问我：美国有没有鲜肉？我说：大概没有，从未见过，也许根本没有。市上出售的，无一不是冻肉。这个问题，美国人不知想过没有，冻肉哪有鲜肉味美呀。我还曾问过美国人，你们只卖鸡腿和鸡脯，鸡脚爪、鸡翅膀哪里去了？还有猪的下脚呢？他们说：做了狗吃的罐头了。还有专供狗吃的罐头？有。而且就和人吃的罐头放在同一个货架上，不小心就会拿错。不但有狗吃的

罐头,还有猫吃的罐头和各种鸟食。鱼的下脚就是猫吃的罐头的原料。

有人告诉我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大学学生宿舍楼的垃圾箱里,发现了狗吃的罐头空壳。看门人怀疑学生违例在宿舍里养狗,就暗中侦察。最后,发现这是一个学生自己吃过后扔掉的。不知这位学生是粗心大意买错了,还是为了节省开支。即使是为了节约,在金元帝国,贫富悬殊,这种事情,实在也不足为怪。

超级市场的商品,主要是吃的,也连带卖一些用的。例如卫生用具,各种各样的洗涤剂。还有鲜花、玩具,包括狗的玩具,大大小小的假骨头,以及拴狗用的皮带之类。纸制品品种特别多,各种各样的贺卡,什么生日贺卡、订婚贺卡、结婚贺卡、各种节日贺卡等等,五光十色,印刷精美,名目繁多,销路很好。各种纸巾、纸手帕、餐巾、擦手纸,印上漂亮的图案,猛一看以为是棉织品或丝织品,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百货公司也有卖棉织、丝织手帕的,但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用它。天天要洗,多麻烦!多数人都用纸。值得一提的是纸制吸水尿裤,临睡前给孩子穿上,第二天扔掉,非常方便,洗尿布的任务也取消了。我想,我国是否也应致力发展纸制品?例如:印制精美的礼金袋、奖金袋、压岁钱袋,社会需要量肯定不会少,比用一张红纸包一包要“高级”一点吧!肯送二三十元的礼,会舍不得花一两角钱买个礼金袋吗?还有贺卡,总不能永远只有圣诞兼新年甚至兼春节那么一种吧!应该多品种、多花色、多样化。手帕以纸代棉的日子总是会到来的,连飞机座椅靠背上的那块白布,在国外也已用绵纸代替,每个航次换一张。何必用布巾?若不及时换洗,有时脏得叫人皱眉头呢!

超级市场出口处,总是要排队的,因为要算帐付款。不过,排队的时间一般不长。算帐用电脑,付款用信用卡或开支票,不必数